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外传奇丛书

霹雳联珠

上



内 容 提 要

狂风怒吼，暴雨倾盆。红柳庄奇人相会，白少侠义薄云天，引出了江湖上怪事一段；远尘山庄庄主乾坤大侠全家遇害，竟时逾三载鲜为人知。为了了结悬案，剪除逆贼，白少侠一诺千金，苦学神功；众英雄侠肝义胆，伸张正义。既有武林双逸、节杖先生的高风亮节，恩助传人，又有“三星追月”、“四海游神”的放荡不羁，各有所图。霎时间铁臂苍龙、七巧玉女、武林四绝、雪山四怪、彩凤瑶凰、血手恶煞等等数十位各具奇功异能的男女侠士先后登场。有的遇文王讲礼义，有的逢梁紂动干戈；有的不惜冰清玉洁女儿身，深入地狱自入瓮；有的不顾雍容华贵夫人体，贫贱春闺梦里人。鹰愁涧暗藏邪魔窟，五凤帮明聚俏千金；阴阳剑大战渐魂拐，天罡指力克阎王贴。只说无头疑案即将真象大白，谁知武林浩劫已经迫于眉睫。好一双情深意切的爱侣合而即分，几十年道义之交的朋友连连发难；高手任人摆布，奇人性命攸关。谁是元凶？谁做旗主？各个帮会门派作为怎样？众多铁血男儿结局如何？一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险象环生，悬念迭起。令人一开此卷，便会牵肠挂肚，不忍释手，直到末页翻完，方知多行不义必自毙……

本社出版
中外传奇丛书

已出下列各种

- | | |
|-----------|------------------|
| 红楼外传（上下册） | 萧 赛著 |
| 古宝迷踪 | （美）罗伯特·费 希著 俞 洸译 |
| 苏东坡出山 | 曹正文著 |
| 成都巷战 | 袁 箴等著 |
| 东京教父 | （美）李 奥·薛拉德著 刘会果译 |
| 第一死罪 | （美）劳伦斯·山德士著 余国芳译 |
| 三夺芙蓉剑 | 曹正文著 |
| 黑 蜂 螂 | 小 民 小 凡著 |
| 霹雳联珠（上下册） | 东方英 著 |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风雨会奇人 | (1) |
| 第 二 章 | 有信不轻言 | (19) |
| 第 三 章 | 谁识余心苦 | (36) |
| 第 四 章 | 武林逸双钦 | (55) |
| 第 五 章 | 莫测高深 | (73) |
| 第 六 章 | 爱极生恨 | (91) |
| 第 七 章 | 如愿投师 | (109) |
| 第 八 章 | 锋芒初露 | (127) |
| 第 九 章 | 此事离奇 | (146) |
| 第 十 章 | 足见故情 | (161) |
| 第 十 一 章 | 恨为英雄 | (182) |
| 第 十 二 章 | 冲天义气 | (198) |
| 第 十 三 章 | 凶威逼人 | (219) |
| 第 十 四 章 | 将计就计 | (235) |
| 第 十 五 章 | 隐债恩怨 | (253) |
| 第 十 六 章 | 色迷心窍 | (271) |
| 第 十 七 章 | 贼势侠胆寒 | (289) |
| 第 十 八 章 | 人心太险恶 | (307) |
| 第 十 九 章 | 黄山疑云 | (325) |
| 第 二 十 章 | 为仁为义 | (343) |
| 第 二 十 一 章 | 水底天地 | (362) |

第二十二章	义共危舟	(381)
第二十三章	一飞冲天	(399)
第二十四章	巨邪末路	(417)
第二十五章	此姓难测	(435)
第二十六章	玉女蒙尘	(455)
第二十七章	突来救星	(473)
第二十八章	回春圣手	(492)
第二十九章	爱深恨切	(511)
第三十章	犹自作态	(529)
第三十一章	秘谷奇人	(548)
第三十二章	因势成事	(568)
第三十三章	请君入瓮	(586)
第三十四章	魔窟百态	(606)
第三十五章	沼泽藏龙	(624)
第三十六章	少泉锻羽	(643)
第三十七章	玉环惊心	(662)
第三十八章	又是毒计	(681)
第三十九章	魔煞阴气	(700)
第四十章	真假莫辨	(719)
第四十一章	纯情华天	(737)
第四十二章	太白神翁	(756)
第四十三章	义利权衡	(774)
第四十四章	初挫敌锋	(793)
第四十五章	卷土重来	(811)
第四十六章	虎父虎子	(831)
第四十七章	金义为难	(849)
第四十八章	追讨血债	(867)

第二十五章 此妹难测

三星追月谭三环不要脸的无赖话刚出口，自己师弟披风刀李四海忽然长叹一声，道：“师兄，脑袋砍下来，不过碗大个疤，你何必哩！……”

三星追月谭三环无神地望了披风刀李四海一眼，摇了摇头道：“师弟，你不知道！……”

接着，他忽然又改变了态度，道：“我完全承认了就是。”

他这一突然转变，简直大出白怀民意料之外。白怀民心中一阵狐疑，不由细细追索起三星追月谭三环刚才突然转变的理由，似有所得地怔一怔，暗用传音神功向涂婉玲说了几句话，涂婉玲吩咐将三星追月谭三环等人带回厅中，升座又问三星追月谭三环道：“你是不是真的承认一切罪行？”

三星追月谭三环这次倒爽爽利利地道：“一切都是我所策动，你们要怎样报复我们，你就怎样报复吧。”

涂婉玲沉吟了片刻道：“你身为本门弟子，既已自承罪行，将来如果论罪，那是来座之事。”

话声一顿，转向史姥姥叫了一声：“史护法！”

史姥姥怔了一怔道：“掌门人……”

涂婉玲道：“你以后就是本门的护法了。”

史姥姥一欠身道：“遵命！”

涂婉玲道：“谭三环欺师灭道，犯上不义，罪大恶极，

死有余辜。但本门遭此大变，各地弟子失群失首，多不知情，天下同道，亦难明真象，本席有意重振门户，一清天下情目。因此，暂不处置叛徒谭三环，留待大祭先师之日，明证家法，以谢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今将谭三环交付与你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史姥姥怔了一怔，欠身道：“领掌门人法谕！”闪身走到三星追月谭三环身边，手起掌落，一连向他身上拍了十六掌。

她每拍一掌，三星追月谭三环的身子便战抖一下，十六掌拍完，三星追月谭三环已是委顿于地，成了痴呆。

史姥姥使出了乾坤门独有手法，闭住了他一身功力和灵智，杜绝了他多变的祸源。

史姥姥收拾好三星追月谭三环，又欠身请示道：“还有李四海与李七这两个帮凶，应如何发落？”

涂琬玲柳眉一凝，毅然一点头道：“将他们放了算了！”

史姥姥大出意外地一怔，道：“将他们放了？这怎行……”

涂琬玲径自向披风刀李四海与反手剑朱七一挥手道：“两位请吧！”

就是披风刀李四海也是一怔道：“姑娘就这样放了我们？”

涂琬玲道：“两位不用多心，尽可离去。”

披风刀李四海与反手剑朱七双双一抱拳，道了声：“多谢姑娘大德！”反身出庄而去。

史姥姥心中虽然一百二十个不愿轻饶他们，但掌门人话

已出口，无可奈何，只有望着他们的背影，暗自咬牙恨恨不已。

短叟武显忽然朗笑一声，抱拳一礼道：“涂掌门人真是天生的掌门人，无论风范胸襟，都叫我老头子佩服万分，欣见乾坤门光大可期，可喜可贺！”

涂琬玲起座一福：“谢道，多谢老前辈金言！”

短叟武显笑道：“老夫说的是实话。”

一回头望着白怀民道：“老弟，令师后继有人，你也可以放心了。”

白怀民拱手一揖道：“不过以后仍望老哥哥多多关爱。”

短叟武显点头道：“这个当然，何用说得。”

史姥姥忽然似是想起了什么事，“啊！”了一声，走到短叟武显身前欠身一福道：“武老，老身有几句话，想请您到外面一谈。”

短叟武显怔了一怔，笑道：“什么事？这样重要！”口中虽是这样说，人却举步行了出去。

当他再回来时，只见他脸上的笑纹堆得小山般高，一把拖住白怀民，一面笑道：“来！来！来！老哥哥也有两句话要和你到外面谈谈。”

白怀民一怔道：“什么事？……”话声未了，已被他拖了出去。

短叟武显拖着白怀民走到一座假山旁边，笑着问道：“老弟，你觉得陈姑娘为人如何？”

白怀民一怔道：“老哥哥，你这时问这话干什么？”

短叟武显笑道：“自然有道理，你先回答我的话。”

白怀民忽然双目精光一凝，道：“老哥哥，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愿谈这个问题。”

短叟武显一皱眉头道：“为什么，你认为她不好？”

白怀民摇摇头道：“不是，她很好！”

“好是好，你还看不上她？”

白怀民又摇了摇头道：“也不是！”

“你们性情不相投？”

“我们相处得很投机！”

短叟武显怔了半天道：“你总有个理由吧！”

白怀民暗中叹了一口气，道：“我不想成家！”他哪有什么不想成家之理，只因自知活不长，怕误了别人终身。

短叟武显忽然哈哈一笑道：“你想学老夫打一辈子光棍？”头一摇接着又道：“那不好，我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白怀民笑道：“来得及的。”

短叟武显忽然面色一正道：“老弟，老夫不是和你开玩笑，现在我确实后悔莫及，我希望你不要步我的后尘。”

这份感情真叫人感动，白怀民望了短叟武显一眼，忽然长叹了一口气。

短叟武显呆了一呆道：“你有什么难言之苦？”

白怀民道：“老哥哥，不瞒你说，我的生命有限，岂能再害别人。”

短叟武显“啊！”了一声，道：“原来是为了这回事……”听他语气，似乎毫不感到意外。

“哈哈！公子，你死不了啦！”史姥姥从假山后面转了出来，同时从怀中取出一只玉瓶，送给白怀民，接道：“我

替你解药弄来了！”

白怀民高兴得跳了起来，接过那玉瓶，交给短叟武显道：“老哥哥，你快快服了吧！”

史姥姥摇手阻止道：“且慢，这解药只有一颗……”下面她本想说“这是给白公子的”，到嘴边，总算及时想起这话不能说，硬吞了回去，油油地笑着接道：“你也中了毒？”

白怀民笑道：“本来中毒的就是武老哥哥！”

史姥姥迷惑地道：“公子你呢？”

白怀民一笑道：“我好得很，根本就没什么毒！”

史姥姥莫明其妙地道：“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你不是说你中了毒么？”

白怀民吟笑一声道：“不错，我说过这话，但那是因为有人要害我，所以我只好假装中了毒了。”接着，又把洞金指段一平如何打算害他，短叟武显如何阴差阳错服下了那外貌有似‘小还丹’的毒药之事，告诉了史姥姥。

只听得史姥姥也笑了起来道：“原来如此，武老，对不起，你请服了这颗解药吧！”

短叟武显轻轻叹了一声，倒出那解药，纳入口中，和口液吞了下去，双目一闪，就待连功催动药力，以疗理体中之毒。

蓦地，一声娇呼传来，道：“二哥，那解药服不得！”声到人到，陈家凤气急败坏地飞纵过来。

史姥姥怎会有这解药？她既然原就有这解药，为什么竟不给白英奇服用？这些问题，实叫人想不通。陈凤家一声娇喝，白怀民心中一动，就想到了这些问题，当下剑眉一轩，

043820

眼中神光陡射，落在史姥姥脸下，不由而怒地叫了一声。

“史姥姥！”

史姥姥从没见过白怀民这种威胁的目光，不由猛然一震道：“公子……”

陈家凤急口道：“二哥，这都怪小妹我，与史姥姥完全无关。”

白怀民目光一转，望着陈家凤道：“凤妹，此话怎讲？”

陈家凤一脸惶恐之色道：“别的等会小妹再说，我只问你服了那药没有？”

白怀民一指短叟武显道：“武老哥哥正在运功催动药力哩！”

陈家凤一怔道：“是他！”

白怀民道：“中毒的是他，自然是他服了那解药。”

陈家凤长吁了一口气，脸上紧张的神色，顿时松弛了下来……

可是，她这种轻重有别的心理反应，看在白怀民眼中，大为不解，正色道：“凤妹，我宁愿服错了解药的是我自己。”

陈家凤呆了一呆，明白了白怀民的意思，面容变了一变，最后终于吞声忍气地叫了声：“二哥……”明眸一交，两颗晶莹发亮的泪珠，便沿着双颊滚了下来，是愧疚，也是悔悛，更是无言的求谅。

白怀民沉声叹了一口气道：“你要知道，要没有武老哥哥，哪还会有今天的我……”

忽然短叟武显双目猛然一睁，道：“不要多说了，老夫

只要听听有关这解药的事。”

白怀民关切地问道：“老哥哥，你现在觉得怎样？”

短叟武显道：“我只觉得有些气闷，别的都还好。”

白怀民吁了一口长气，向陈家凤道：“这解药可是你交给史姥姥的？”

陈家凤点了点头。白怀民又问道：“你从哪里得来的？”

陈家凤道：“还不是从那密室药柜之中找出来的。我因听说你中了毒，所以便留上了心，发现这解药瓶上标签所示，正是对症解药，一时未加详查，也可说是心喜翻到之下，匆匆取了一颗，交给史姥姥，事后我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又取了一颗，给一只黄狗吃了，这才知道这解药确有问题。”

“那黄狗当时就死了？”

“可不是，那黄狗倒地就死了。”

白怀民急得顿脚道：“你……你……”他真想骂她几句，话到口边，转面一想，她原是一片好心，倒也不能完全怪她，此念一生，便再也骂不出口。

短叟武显亦有同样想法，哈哈一笑道：“陈姑娘，老夫一点也不怪你，怪只怪我自己流年不利，活该倒霉。”

陈家凤却忽然轻“噢！”一声，接口道：“真怪，你老服了那解药之后怎会还是好好的？”

白怀民不觉愁眉一开道：“我明白了。”

陈家凤这时心情也是一松，恢复了她的朗爽，格格一笑道：“你知道了什么？”

白怀民道：“我想那解药没有错。”

陈家凤道：“那解药没错，那黄狗又怎会中毒而死？”

白怀民道：“那解药原本也是毒药，黄狗怎能不死？”

陈家凤“哦！”了一声，道：“我也知道了，难道那解药的作用是以毒攻毒，那黄狗本身无毒，所以只有被解药毒死了？”

接着，一连顿足，抿着小嘴，又骄嗔地道：“我才倒霉哩！心里着急难过不说，还几乎被骂得狗血喷头。”

白怀民讪讪地一揖道：“对不起，三妹，都是我……”

一语未出，忽见短叟武显大叫一声，翻身向后就倒，白怀民反应奇快，一伸手就接住了他，未让他跌倒地上。

白怀民接住短叟武显，只见他双眼白眼珠直向上翻，胸腹高起高落，一阵抽搐过后，呼吸便慢慢停了下来。

白怀民大喝一声，一掌贴在短叟武显心口上，一股真元内力，已透入短叟武显体内，接着，把短叟武显轻轻放落地上，空出一只手，从怀中摸出一只比指头大不了多少的玉瓶，叫陈家凤帮他倒出一颗黄豆大小的银色药丸，纳入短叟武显口中。

短叟武显在白怀民真力与药力交攻之下，呼吸又渐渐恢复了正常，接着也睁开了双目，歉然一笑道：“没关系，这是老夫的一种老毛病，我身上带得有对症灵药，白老弟，麻烦你替我取出来，服下去马上就好了。”

白怀民在短叟武显怀中摸了半天，退出一只空手，道：“老哥哥，你袋中什么也没有。”

短叟武显轻骂一声，道：“一定是被那批魔崽子搜去了。快！你快抱我起来！”

白怀民依言抱起短叟武显，武显又道：“我还有一份药

藏在我隐居的那洞府中，你得在三个时辰之内赶去，否则……”

其他的话，不必他多说，白怀民也明白了，那就是如果不能在三个时辰内赶到，他就会支持不住，一命归阴了。

于是白怀民点头道：“老哥哥放心，我知道……”也来不及和史姥姥与陈家凤打招呼了，抱着短叟武显像怒矢般急射而去。

陈家凤大叫一声：“二哥，等我一等，我也去！”也施展所能随后急追。

白怀民心切救人，哪还能放下脚步来等陈家凤，只见他身形闪了几闪，便把陈家凤甩后不知多远。

白怀民功力也真深厚，一个时辰不到，竟跑出去一百多里地。人到底是人，一口气跑了一百多里路，自然感到有些吃力。

正当他咬紧牙关保持速度的时候，短叟武显忽然一笑道：“你可以歇一歇了。”

白怀民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没关系，我还支持得住。”

短叟武显猛然一运真力，从白怀民背上挣落地上笑道：“你不累，老夫可有些受不了了。”

白怀民急忙止住急奔之势，刹住身形，一怔道：“老哥哥，你的病好像又好了？”

短叟武显笑道：“我的病，和你所中的毒一样，只是个幌子。”

白怀民苦笑一声，道：“老哥哥，你原来在捉弄我！”

短叟武显纠正他道：“我在承教你！”

白怀民一怔道：“承救我？”

短叟武显笑道：“你不是要逃出温柔陷阱么？我现在不是把你救出来了……”

一丝极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落在附近，静了下来，那声音虽然微乎其微，却没能逃得过白怀民的听觉。

白怀民用传音玄功提醒短叟武显道：“暗中有人跟上我们了。”

接着，白怀民又一笑道：“你刚才还硬要给我做媒哩！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

短叟武显道：“因为后来我明白了你不愿接受的苦衷。”

白怀民一怔道：“你知道我是什么苦衷？”

短叟武显道：“因为你已是不久于人世的人，所以不愿耽误陈姑娘的终身，你说对不对？”

白怀民长叹一声，道：“你……你又怎样知道我寿数有限的呢？”

短叟武显道：“你武功成就得太快，完全违反常轨，宛如揠苗助长，岂能久乎？”

来路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轻叹，接着微风一飘，暗中来人又悄悄退走了。

白怀民道：“那人退走了，”

话声一顿，接着双眉一皱又道：“老哥哥，你明知道有人在暗中窃听，为什么还要揭露小弟的弱点？”

短叟武显含笑说：“如今乾坤大侠沉冤已雪，杀人恶党全部消除，你还怕什么？”

白怀民沉声叹了一口气，道：“只怕不见得！”

短叟武显目中神光一凝道：“何以不见得？”

白怀民道：“因为一切太顺利了，顺利得令人想象不到。”

短叟武显皱眉沉思了一下道：“话不能这样说，那是因为事情发生的太巧，被你误打误冲，恰好碰到了他们根本重地，使他们措手不及调集人手，才被我们侥幸得了手，这只是幸运，并不足为奇。”

白怀民摇摇头道：“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啊，老哥哥，你还记得在小弟与家师见面之前，有一位假冒家师，几乎将小弟骗走之人。”

短叟武显脸色陡然变了一下道：“你是说那詹烈？”

白怀民点头道：“正是他！以老哥哥看，詹烈其人在这杀人团体之中，应是什么地位的人物？”

短叟武显反问白怀民道：“你知不知道詹烈过去的为人？”

白怀民道：“不太清楚。”

短叟武显道：“说起来詹烈其人，算得是近数十年来有数的魔头之一，一身功力，高不可测，纵横江湖，就老夫所知，从未败过，以他这种身份，在那杀人团体中必是首要人物。”

白怀民道：“但我们这次就没有见到他。”

短叟武显道：“或许正碰上他出去了也不一定。”

白怀民道：“不管怎样说，他总是一条根吧？，因此，小弟深以为忧。”

短叟武显双眉一蹙道：“你想去找他？”

白怀民一叹道：“我到哪里去找他呢？”

短叟武显哈哈一笑道：“你这不叫白操心么？既然找不到他，想他做什么？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办哩。”

白怀民微微一怔，道：“老哥哥敢情别有所虑，才把小弟骗了来，但不知有何吩咐，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

短叟武显截口道：“不过什么？老夫请你做点事，你也要讨价还价？”

白怀民摇手带笑道：“老哥哥不要误会，老哥哥有所使命，小弟绝无任何条件，唯独一件事，小弟不愿伸手过问。”

“什么事？”

“小弟不愿再过问七巧玉女叶姑娘失踪之事。”

短叟武显一愕道：“叶家母女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白怀民道：“没有，我们相处得很好。”

短叟武显长眉一扬，道：“那你为什么不愿伸手救他的女儿？”

白怀民讪讪地一笑道：“这事你老哥哥别追究好不好，反正小弟不出手，自有出手之人，将来你就知道小弟今天的用心了。”

白怀民与七巧玉女叶依萍一见原已钟情，只因白怀民缅怀自己际遇，不得不忍痛斩断情丝，及见陈家驹对她一往深情，所以有意促成他们一双两好。自然，这救人讨好美人之事，留给陈家驹去做最好，他更不愿从中多事，影响七巧玉女叶依萍的心理。

同时，陈家驹有陈家凤相帮，也无需他从中插手，料也必会成功，所以他才说出这种话来。